海的那边何处是

高明昌

家住奉贤最南面的海边村，海边村南面是海。小时候，去海里，赤脚走去的。要走半个小时，那是童年的步子，一阵快一阵慢，算不出的。后来，我成了小青年，跟父亲一起去海里捉鱼。三步两步，三晃两晃，过护塘，下塘滩，踩滩涂，到海水没了脚板，也是赤脚走的，时间不满二十分钟。父亲表扬我，到底岁数小，脚头力道大。

第一次看海是小朋友之间的事。星期天，大家商量好后，是背着大人去海边的。

一看到大海，我们就生了不少的失望，那个海，从上到下，从眼门前到脚后跟，没有半点蓝的颜色，海水是黄的，海天也是黄的，里面夹了一点白。书上可不是这样说的呀。大家有些愤怒，说写书人一定没有去过海边，是闭着眼睛说瞎话。有人说，部分没有瞎讲。比如：一眼望不到边是事实，成语“海天一色”也对的。大家觉得也是，就望了望眼前的大海，看了看身后的护塘，然后认定护塘就是大海的岸，可南面海的岸在哪个地方？那个岸是不是像这里的护塘？

大家说，我们朝南游出去，近一点，看起来清爽。

还真的游了出去。半个小时过去，大家才发现自己被海水包围了。人越是朝南游去，水越是深，海浪越是大，脚底的水越是急，水也越是咸。本来脚是踩在滩涂上，脚脚是实地，腿上就有力气。现在感觉悬空了，浪潮涌来，推你就像推一根木块头一样往东肯定不往西。本来是双臂朝前一伸再一弯，双腿朝前一缩再一蹲，头就朝前了，现在不是，好像水下的水在涌来涌去。大家怕了：海真的很远啊！大家对望着，希望有人先说一声回去。可是没有人先说。有人呛水了，呛得伸颈探脖了，大家游过去，帮助捶背，捶了几秒钟，算是有了机会和理由，忙搀着朝岸上游去。

后来，我们陆续来过几次，也游过几次泳，但看海的念想已经没有了。海的那边是什么，大家只在心里猜想，也开始不怨海的颜色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老师在课上说，海的南边叫南方，有城市的。海水是蓝色的，是山东青岛的海，不相信，你可以去青岛看看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海边村读书，在海边村烧饭，海边村外，连钱桥镇都没有去过，南桥镇是不敢说的，上海是不敢想的，青岛在哪里啊？

不敢想，就想敢想的，比如看海去。

看海有收成是经常的事。那天顺道捉泥螺了。此时海水下面，滩涂时隐时现，滩涂像是瓦楞，比瓦楞浅一些，也平一点。真想问，等一会要捉的泥螺是哪里冒出来的？蹲下身玩玩水，发现水原来是白色的，喊大家看看，初时无人相信，无人回应，待我双手并拢托起再舀起一手心的水时，大家相信了。大家都像我一样做了，也都像我一样像是发现了新天地。大家试了几次，结果是一样的。大家问，那为什么看上去海是黄色的，大家想到了滩涂，滩涂有点黄，滩涂是海水落脚的地方，不黄也黄。

泥螺一粒一粒从泥里钻了出来，背上全是滩涂的泥。被我们抓起的一刹那，泥螺把身子蜷缩起来，像一粒硕大的黄豆，圆润而富有弹性。泥螺知潮性，涨潮入地，退潮出土，而且与太阳有关系，太阳光亮、温暖，泥螺就出来多，太阳光断断续续，忽暗忽明，或者偏淡、偏凉、偏热，泥螺就在泥底下不出来的，感觉的灵敏度无可想象。

我跟父亲来海边，是想看父亲在海面上撒网捉鱼的样子。

海水里的鱼是不钻滩涂的，它们喜欢在水里游弋，速度奇快无比，像箭头飞驰。父亲说，它们也在捉鱼，大的捉小的，凶悍的捉温顺的，有刺的捉无刺的，捉住对方比速度，速度快了，有东西吃了。可也让父亲看出了随速度一起来的坡度。父亲左手握住网，左肘到左肩上擎着网，右手握着一把网，侧转身体，双脚岔开，一步一步向前缓缓移动着步子，双眼注视前方，他在看海浪，海浪里突然凸起一条直线，直线在快速移动，父亲的网就撒了出去。父亲告诉我，那是鱼追鱼惊起的波浪，下面都是几斤重的大鱼。

就这样，父亲捉到了一鱼篓的鱼，父亲很自豪。捉海鱼，关键是看得出水下的鱼，这个看得出就是要懂得浪波凸起的坡度，越是高，鱼越是大——这个时间极为短促，在一个小时之间。海水退潮神速，与涨潮一样，父亲跟着潮水，一路向南，已经走向了海的南面，潮水在浪潮相连的地方停步了，潮水就像一堵侧转的墙一下子矗立在我们面前，轰隆隆的声音从海底发出，像是在告诉你，这里是深海，你来么？父亲知道，这里捉不到鱼了。

父亲看着海，一脸严肃，我估计和我一样，也在想海的那边何处是。

明人明言微语录

看客心态是一种危害

安 谅

看客心态是一种危害。危害并非言重。把自己从主人的位置倒退为一位纯粹的看客，这是自我贬损，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危害，却是自己不战自败。

看客或者袖手旁观，或者起哄呐喊，没有上场意识，哪有担当责任？当看客的状态成为社会的状态，这个社会只有衰败并只会拥有看客的喝彩。

看客只是看客。指手画脚、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的是看客中的一品，沉默寡言，心如死灰的也是看客中的正宗。

人生是过客但不要只做看客。世界是祖先的，是后人的，也是我们的。实打实地奉献，雁过留声，草飞留痕，不枉一生。

大凡看客多半有眼无心。也有的看客有点心却无情。更有看客有点情却无勇也无能，只留下生动却无神的眼珠，被人看，看人们。

其实，看客还是四肢健全的。但他的胳膊肘只是弯向自己的，他的腿只是奔往看热闹之地，或者逃离危险之境的。连着的心是冷的，手脚也必然冰冷。

看客无数，而见善不为者无人；议论纷纷，而勇于实践者不见。看客踊跃，卑劣蛮横则愈见猖獗。怨别人乎？怪自己乎？

旁观者清，但清者只是旁观，何来清明？只在唇舌上飞走的清醒，如同只囿于心知肚明的情境，只能换得自己作为看客的一种暂时清静。

生命中哪有超然于世的看客。当看客以漠然对待世界时，他也正在为世界漠视。看客今天所见所为，明天看客必会无奈接回。

看透看客，是一种敏锐和智慧，是看清他人，也是认识自己。而看客总是看穿别人，却不愿看清自己的，更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看，也是有限和迟钝的。

拯救社会，需要从拯救看客做起。他们的麻木不仁，助长了许多恶习。看客心态本身也是恶习之恶习。如云的看客里有丑陋的影子。

社会清明，人心纯静，不是自来的，更不是看客看来的。沉默未必是金。看客也在糟蹋金。明白人，应该是看得明白，想得明白，做得明白。看客不会都明白。

夜光杯

快递老哥

胡海明

在我眼里，从事快递这份工作的多为年轻气盛的快递小哥，但给我家送快递的师傅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的年龄，估计有五十开外了，该叫快递老哥；二是他真诚的微笑。初次相见，他对我说，这一片区的快递以后基本上都由他负责投送，如有服务不到位的地方请多多指正……

我笑呵呵地说道，我接触到的都是80后，甚至90后的快递小哥，像你这把年纪在干快递的，我倒还是第一次见到。通过简短交流，我知道他姓崔，来自安徽明光。前几年背井离乡到上海谋生，先是在物业公司做保安，一个月加班加点不过三千多元，后来有老乡指点迷津，做快递吧，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一个月挣个八九千是不成问题的，于是，老崔辞去保安一职，买了辆电瓶车干起了快递工作。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生存生活成本是很高的，公房肯定是租不起的，一房每个月也要花费三千多元，老崔扳了扳手指头，那可是他辛辛苦苦收入的三分之一，为了节省开销，老崔在上海偏远的徐泾借了一间八九个平方的衣舍，每个月只要五百元，虽然离上班的快递公司有30多公里的路程，但老崔还是乐不可支，性价比高啊！

我夫人是个“网购达人”，大到家用电器小到柴米油盐都是通过网络订购的，隔三差五就会有快递送来。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外面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叮咚”，门铃响起。都这么晚了还会有谁登门拜访？打开房门竟是快递老崔。但见他头发湿漉漉的，衣服也全都淋湿了，双手捧着的物品却用雨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嘿嘿一笑，今天货物多，对不起，来晚了，打搅您了！我捧着干乎乎的物品，一时语塞，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并使劲地摇了摇。从平时和老崔的片言碎语中我了解到，老崔的压力并不轻。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南京上大学，一个在北京读大学，平时的吃用开销都是由老崔提供的。老崔很为两个孩子自豪，尽管压力山大，还要为两个儿子今后买房作准备，这一切都得用钱。老崔不敢有丝毫懈怠，像一台通了电源的跑步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忙碌穿梭。有时，我会善意地劝上几句，五十多岁的人了，别太累噢！老崔憨厚地笑道，不敢停啊，我没什么文化，挣不了大钱，但我有力气，两个孩子总要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准备一点……

有一次，老崔上门送快递，他的手机里轻声播放着《爱拼才会赢》的歌曲，我笑道，没想到你还喜欢听闽南语的歌。他有点害羞地说，听这首歌可以给他力量，他可以时时提醒自己，趁自己现在还能吃苦就多吃点苦！

那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接通一听，是快递小哥打来的。电话那头，他风风火火地对我说，有一个快递因你家没人，所以请你到我们物流中心自取。我说老崔不做了？那头告诉我，老崔这几天回去割麦子去了。好在物流中心分检仓库离我家并不远，下班后我散步去取。在公司宣传橱窗里，我看到了老崔。文字是这样写的，说老崔尽管自己并不富裕，但他每月资助500元给云南贫困山区的一名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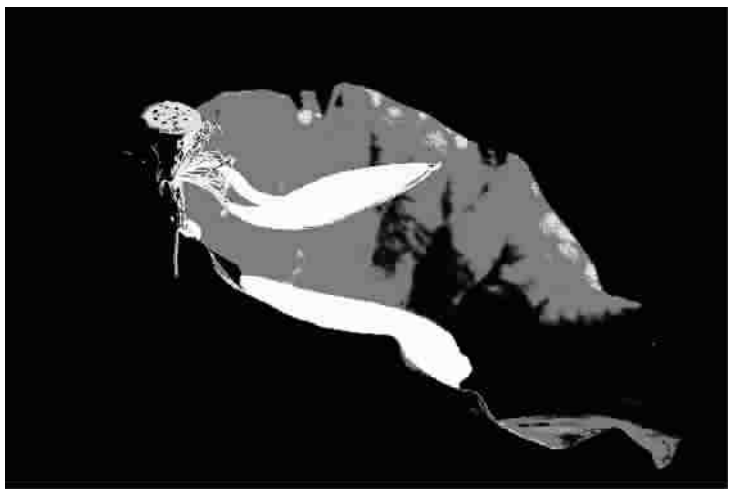
我不由得肃然起敬。暗暗说道：老崔，你老兄让我刮目相看呢！

停云有时

邵 欢

夏日芬芳伴着暑气翩然而至，江南的黄梅天时雨时晴，像盛夏酷热来临前开了一个小差。雨水透润大地，一些树叶如长了翅膀飘飘荡荡，终被打湿在地。雨天的尾巴一过，“梅姑娘”害羞地躲藏，出现在马路上的人立即多了起来，仿佛是等待已久的时刻，晴天终于取代雨天登台做起主角。闷热的感觉围绕周身，白云似棉被遮蔽蓝天，空气中含着的水汽预示着随时会爆发成一场雨，像这样自动切换频道的特殊天气，人们自不会忘了带伞。

晚霞的红晕映照着人的脸成暖色调，擦肩而过穿着居家服的路人身上的花露水气息是那样稳妥，虫鸣和栀子花的甜香占据一部分听觉和嗅觉，凉爽晚风迎来送往经过它的人，仿佛积攒一天的燥热或潮湿靠它输送清凉。凡此种种，成就了关于梅雨季的记忆。



七夕会

一夜荷风凉如水

潘修范

一位朋友，准确说是位摄友，离开已整三年。摄友文学造诣很深，他能从小说《四世同堂》的端绪中推断老舍最后的归宿与水相关并非偶然。他常吟咏的是北岛写给妹妹20岁生日的《小木房里的歌》，诗作三年后诗人心爱的妹妹为救溺水儿童而牺牲，“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摄友则用相机表达情感，将影像当作诗文；他主张“工夫在诗外”，包括摄影创作。我很挂念他。

摄友最爱拍荷花，我也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荷花盛开三伏天，他大汗淋漓满世界“随波逐流”，奔湖北拍鄂州红莲，赴江西拍广昌白莲，入拙政园拍出淤泥而不染，转古猗园拍水面清圆风荷举。然而，面对成百上千张荷花照，他仍喟叹独具审美意味的作品少之又少。天不假年，时值创作旺盛期的朋友骤然被病魔击倒。临走，他对我闭口不提尚未面世的荷花集，也不谈求索路上几多遗恨，只浅浅一笑：我也算与水有缘。

摄影

摄友学过照片后期制作，却从未见他使用。他坦承，曾做过美图投稿，遭编辑呛声：后期处理过的照片一概不用。虽时过境迁，言谈间他脸仍涨得通红：此后，凡按下快门，我的照片便定格了。我理解，他“工夫在前期”。

自此，每年摄荷，一直将友记挂着。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拍出能让摄友赞许的荷花，也不做后期。不为别的，只为纪念他。

于是，我摄下《一夜荷风凉如水》。

两位四川人

顾定海

两位四川人，一位见过面，一位还不曾谋面，但他们是我友人，是我心中的四川友人。

今年6月在四川旅行，终于有机会去观瞻数十年横卧在我脑海中这座飞架在湍急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了。泸定桥始建于1705年，康熙皇帝取名“泸定”并书写桥名。桥长101米、宽3米，由13根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在茶马互市年代，泸定桥被誉为“东环泸定三千里，西出盐关第一桥。”1935年5月，红军长征途中，红二师四团英勇飞夺泸定桥一战，谱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世界军事史上“惊、险、奇、绝”的不朽篇章。毛泽东写下了“大渡桥横铁索寒”的壮丽诗句，泸定桥至此蜚声中外，成为中国红色第一桥。从成都出发，行车至泸定桥约280公里。因为一半是盘山公路，车程要四至五小时。那天我跟团出行参加海螺沟两日游，晚上宿磨西镇，中午时分路经泸定桥。导游按常规在泸定桥停车40分钟。如果单单在泸定桥走一走，拍几张照，40分钟足够了。可我有点异样，不仅看得仔细，而且对桥上每个细节都想探个究竟。匆匆忙忙用40分钟把泸定桥看了个“遍”，但非常遗憾没有时间观赏泸定桥西岸的观音殿了。晚上一查，发现这座观音殿正是红四团飞夺泸定桥时，首先占领的制高点。根据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将军回忆：“观音殿内一个八仙桌大小的平面，是我军第一任炮兵连长赵章成同志当时的迫击炮阵地，有力地支援了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观音殿内至今还立着一块标牌，上书“飞夺泸定桥炮兵阵地旧址”。对于这个“重大遗漏”，我非常难过。因为参加的是散客拼团，第二天返成都换了导游和司机。我想弥补自己的“重大遗漏”，找到司机，把经过与想法原原本本向他说了。司机仔细听着，很理解。我拿出现金说：这停车费和多出来的汽油费误时费，由我承担。司机坚决不依，说：如果收钱，这事就变味了。还说，因为有一车人，大家都急着回成都，一定要想个比较好的理由，不然游客要投诉的。从磨西镇返回泸定桥约1个半小时。快到时，车上导游说，行车安全最重要，从这里回成都还有4个多小时，所以司机需要休息一下。现在大家在此放松20分钟。20分钟，让我观赏观音殿，并拍下那张“炮兵阵地旧址”的重要照片，足够了。这位司机姓杨。返回大巴时，看见杨师傅有意转过身给了我一个会心的微笑。去过泸定桥的都知道，泸定桥与泸定桥纪念馆之间，相距有1公里路。所以跟团行，基本没有机会去纪念馆。我上网查得，号称纪念馆三大珍品中，有一件是：红军飞夺泸定桥时铺设的三块桥板，原为居民杉木铺板，长225厘米，宽27、27、29厘米，叠缝拼合成一体。我反复查找，就是不见这三块铺板的照片。为了亲睹这三块木板，回到成都后，我甚至有再去泸定桥的冲动，实在因为近5个小时的车程，让人冷静下来。我想到了微信。我查到了泸定桥风景区管理部门电话，又问到了泸定桥纪念馆的电话。打过去，告知此事由文物股管。最后，也是一位姓杨的女青年接了电话。她听明了我的请求，称赞说：对泸定桥的红军文物你真是孜孜以求啊。她与我加了微信，当即就去展览大厅，拍下了这三块木板以及一旁的解释文字，传了过来。

我在微信中赞美小杨：“泸定人有红军精神”。小杨回复：“感谢上海人民对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的支持！”